

世间无人值得

面对我的质问，赵田勇一直在哆嗦：「你别吓唬我！我知道你是装的，你不是真的猎罪人！你赶快出去，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！」

他话没说完，我已经动了！

我往前一踩，他直接吓得往后窜，双手犹如王八拳一样，拼了命地往前面乱挥。

脚比手长，我一脚踹在了他的腹部，把他踢得摔倒在地，他痛得发出了一声哎哟惨叫。

赵田勇慌张地去拿厨房里的菜刀，房子本来就小，他转眼就拿到了尖刀，而我立即将他的手腕压在了灶台上，赵田勇狼狈地跪在地上，手则是撑在灶台上。

我纵身一跃，狠狠地将膝盖压在了他的胳膊上！

只听咔嚓一声骨头脆响，赵田勇的胳膊直接扭曲了，他歇斯底里地大哭大叫，而我已经拿起了那把尖刀。

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而他痛得眼泪鼻涕都流出来了，哭着和我说：

「你不是只杀坏人的吗？我又不是坏人，我从来没犯过法，我从来没害过人，你放过我好不好.....如果是为了那警察的事，那我错了！我真的知道错了！」

我冰冷道：「你不知道错，你只是害怕自己即将到来的惩罚。我讨厌你们在最后关头才喊着认错，抱着为别人忏悔的借口，心里盘算的都是自己的生意。」

赵田勇还在哭着，我拿起了他的手机，看着上面观众们的留言。

「卧槽猎罪人真的来了！」

「猎罪人牛逼啊！」

「要不要报警？他真的会杀人啊！」

「不至于吧.....别冲动。」

「杀！杀了这个贱人！」

我对着屏幕，冷冷地说：「躲在屏幕的后面，用幸灾乐祸的姿态看着一条生命的逝去，你们的下贱其实也与他相同。」

我关了直播，赵田勇用另一只完好的手抓住我，他哭着说：「求求你放过我！我还有家人！我还有个孩子.....」

我说：「是生是死，全看天命。你若是熬过来了，老天饶你一命。你要是没熬过来，也怨不得我。我只断你一手，也只捅你一刀，然后你自己去医院。」

我抓紧了尖刀，对准了他的腹部。

「爸爸.....」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道稚嫩的声音忽然响起。

我循声望去，只见里边的小房间走出了一个小五六岁的小姑娘，她抱着枕头，头发乱蓬蓬的，睡眼朦胧，光着脚丫站在那，使劲地揉着自己的眼睛：「爸爸，为什么这么吵呀.....」

我静静地看着那小姑娘，轻声说：「你女儿？」

赵田勇哆嗦地说：「是.....是我女儿。」

「哦。」

我将刀收了起来，顺手拿了桌布盖在赵田勇扭曲的手臂上。

那小姑娘好奇地问：「爸爸，他是谁呀？」

「我是你爸爸的朋友.....」我走到她身前，温柔地说，「刚才我和你爸爸在玩，所以吵到你了.....回去睡觉好吗？」

小姑娘明显是一副没睡醒的状态，我只是轻轻推了一下，她就乖巧地回到了自己房间。

赵田勇连忙说：「求求你.....不要对她下手！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不要怪到我的孩子头上！」

我回头看了赵田勇一眼，轻声说：「我只是想哄她睡觉。」

回到小房间里，小姑娘躺在了床上，她的小床上有很多玩偶，每个玩偶都清理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

她选了其中一个抱在怀里，然后眨着眼睛，好奇地看着我：「叔叔，你为什么戴着面具？」

我轻声说：「因为叔叔不好看，不愿意见人。」

「我爸爸也不好看.....」她说，「可是老师说了，一个人好不好看不重要，因为一个人心美才是最美的。李园园就长得不好看，可是他特别好，大家就愿意和他玩，我也愿意和他玩。」

我温柔地说：「是你的小伙伴吗？」

「嗯.....热.....」

我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，是有些热，就帮她打开了电风扇，但是没有直接对着她吹，让风扇在房间里形成回流。

「先忍忍，一会儿就不热了.....这些都是你爸爸给你买的吗？」

「嗯，爸爸经常给我买礼物。」

「所以很喜欢他吗？」

「我喜欢他，但是妈妈不喜欢他.....」小女孩忽然压低声音，凑到我耳边说，「叔叔，我和你说个秘密。妈妈说爸爸挣不到钱，每天就知道玩，所以妈妈不愿意和爸爸过了。我现在也只能星期天来找爸爸，其他时间不能来。」

我轻笑道：「你是和谁都说这个秘密吧？你这个守不住秘密的小丫头。」

她咯咯直笑，而我伸出手来，轻轻摸着她的脑袋，温柔地说：「叔叔也有个女儿，她比你小很多。」

「那她是小宝宝吗？」

「嗯.....她一直是个小宝宝，永远也是个小宝宝。」

她好奇地问：「那小宝宝叫什么名字？」

我闭上眼睛，轻声说：「念月.....陈念月。」

她又问我：「那我可以看到小宝宝吗？我喜欢小宝宝。」

「她就在看着你呢.....」我指了指窗外，「她会变成天上的星星，一直看着叔叔。但是她和你不一样，你每个星期都能看到爸爸，她却永远看不到叔叔。」

「我有个小星星！」

小姑娘忽然爬起身，在那些玩偶里找了找，最后找出了一颗星星玩偶递给我，她说：「如果她是天上的星星，那叔叔想见小宝宝的时候，抱着星星就可以了。」

我噗嗤一笑：「真的送给我吗？」

「嗯！老师说小朋友要学会分享。」

「那.....谢谢，早点睡吧，小宝贝。」

她乖巧地闭上了眼睛，而我出来以后，又走向了赵田勇。

他满身发抖地看着我，小声祈求说：「求求你.....我孩子还那么小，求你大人有大量.....」

我拔出了刚才收起来的刀，低头看着他，与他说：「你绝不想让孩子看到这一幕，对吗？」

他浑身一哆嗦。

而我一把抓住了他的头发，将他拖到了外面的走廊上。

那一天，小常就是死在了这个位置。

赵田勇还在呜呜哭着，时不时回头看向了小屋，也许他是期望能再一次看见自己的女儿。

我把他按在走廊上，然后将刀对准了他的腹部：「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，是生是死全看天命。」

说罢，我直接一刀捅进了赵田勇的腹部，随后也没有把刀拔出来。

做完这一切，我松开了赵田勇，冷冷地说：「你可以自己去医院，也可以叫救护车来。这就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。那连鹤是因你而死，那小常也是因你而死。如果你死在了这一刀下，下辈子做个有良心的人。」

赵田勇捂着肚子，软软地坐在原地，好似当初小常坐在这儿一样。

他哆哆嗦嗦地拿出了手机，打通了 120，我瞥了他一眼，没有再与他说说话，而是直接离开了。

我拿着星星下了楼，抬头看了看天空，可惜今晚是阴天，看不见星星。

距离韩若雪的婚礼，只剩下一天不到了。

我回到家中，抱着星星玩偶，看着墙壁上的婚纱照，静静地发呆，睡眠已经彻底与我无关。

我发着呆，一直呆到了天亮。

门铃响了。

我去打开门，却见涂灵莹站在我家门口。

她见到我，吃惊地说：「这.....这不是猎罪人的衣服吗？你怎么没换？」

「不需要换了.....」我说，「你怎么来了？」

「你还是快换吧！我从同事那得到了新闻，赶紧就来问你！」

她急匆匆走进了客厅，然后按下了电视遥控。

电视机亮了，她调整频道后，画面里出现了电视台的新闻。

「这赵先生受到猎罪人袭击之后呢，已经接受治疗，并且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.....」

电视画面里，出现了赵田勇，他脸上毫无血色，显然是惊魂未定。

「赵先生，请问你有什么要与我们说的吗？」

赵田勇吞了口唾沫，他呆呆地看着镜头，哆嗦地说：「我错了.....我为我之前的言行举止，郑重地和大家说一声对不起！我真的知错了，以后我会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弥补我曾经犯下的错误！我想在此恳求猎罪人，求求你放过我.....也谢谢你昨天放了我。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条生命，绝对会的！」

这家伙倒是吓得不轻.....

涂灵莹转头问我：「是你做的吗？你怎么会失手？」

我说：「你问题好多，是想给我做独家专访么？」

她小声说：「我只是没想到你会去找他，印象里你都是对罪犯下手的，但他不是罪犯。」

此时镜头那边忽然惊呼起来：「是苏警官！」

摄影师赶紧朝着走廊跑，那镜头一晃一晃的，他们追上了苏清河，记者连忙问：「苏警官，传闻猎罪人一直是你负责的案子，这次猎罪人更换了和以往不同的目标，引起了社会上的轩然大波，请问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」

苏清河躲在楼道里抽着烟，与摄影师说：「不要乱拍好吧？至少等我抽完烟……电视机前有小孩子，大家也不要学我在医院里抽烟，我现在就把烟掐了。」

摄影师顺从地将镜头移到了一边，苏清河应该是掐灭了烟，镜头又对准他，记者问：「苏警官，你想说什么吗？」

苏清河冷冷地瞥了镜头一眼：「你变了，你以为自己是正义的，但你把控不住你的力量。以牙还牙，以恶制恶……当人的行为被冲动支配，只会一次次降低冲动的底线。你这样做是痛快了，你们所有人都痛快了，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那个人死了……我兄弟的牺牲又有什么意义？我们都讨厌他，可就是要那王八蛋长命百岁，我兄弟才能安息！」

记者问：「苏警官，你这段话是说给猎罪人听的吗？」

苏清河转过了身，似乎懒得跟记者多说话。

涂灵莹满脸阴沉地看着电视屏幕，她说：「他好像很愤怒，和我以往采访的他不一样。」

我单手托着腮帮子，静静看着电视，苦笑道：「说什么让好人的死有意义……坏人好好地活在这个世上，才是对好人最大的侮辱。」

涂灵莹微微皱眉，但是没说话。

画面又回到了赵田勇和那小姑娘，赵田勇还在抹着眼泪：「我真心恳求猎罪人能放过我，我知道当初的行为很傻。其实是这样的，我有个女儿，她有先天性的疾病，每个月治病都要很多钱.....」

他拿出了一些医院的单子，继续说：「我去打工挣钱，可是我以前不学好，没什么高收入的工作。我老婆也因此离开了我，我就总是做一些直播，观众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.....我知道自己错了，这不是借口。」

小姑娘站在父亲身边，怀里抱着玩偶，时不时擦眼泪。

她哭红了眼睛，问记者：「为什么要杀我爸爸？」

记者说：「因为有人觉得你爸爸做错了事。」

小女孩噘着嘴哭：「可是老师说过，做错事情改正就好了。为什么不给我爸爸改正的机会，老师教的是错的吗？」

摄影师似乎是个脾气直的人，竟是开口就说：「因为你爸爸害死了警察，你不知道吗？」

记者猛地回过头来：「你别乱说话，这是直播！」

镜头那边，响起了一些工作人员的怒骂与批评。

摄影师应该是给导演组骂了，他忍着火气说：「我不讲话了，让我继续拍，好吧？」

「下去！」

有人怒喝了一声，然后镜头晃动，应该是摄影师被换下去了。

可小女孩似乎很在意刚才那段话，她说：「要是我爸爸死了，那位警察叔叔能回来吗？如果他不能回来，为什么一定要我爸爸也去死？是那位警察叔叔想让我爸爸死吗？」

镜头那边无言了，人们说不出话来。

涂灵莹刷着手机，轻声说：「舆论被反转了.....全都是骂你的人，你原本是众望所归，现在却变成众叛亲离。」

我点点头，继续看着那小姑娘。

她一直噘着嘴哭，惹人心疼。

若是我的女儿也能长到这么大，当她哭的时候，我应该心都要碎了吧。

涂灵莹忽然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，她说：「为什么你会失手？我同事说了，那一刀根本没刺中要害，以你的能耐，你会在这种事情上失手吗？而且我见过你动手，你明明比任何人都疯狂。」

我抱起星星玩偶，轻轻地抚摸着。

涂灵莹见我不回应，她说：「大家本来都很崇拜你，现在大部分人都在骂你，你没有什么要讲的吗？」

我叹了口气，说：「好奇怪.....为什么只要给坏人做错的事提供一个值得同情的环境，人们就会善心大发替受害者选择原谅他们？罪就是罪，恶就是恶，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有自己的不容易，仅仅因为自己值得同情，就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，去破坏别人的幸福吗？」

涂灵莹愣住了，最后说：「因为人是善良的。」

「是啊，人只在乎自己看得见的善良，他们有亲眼看见小常是怎么死的吗？」

「但小常归根结底不是那赵田勇杀的.....」涂灵莹小声说，「对不起，我知道自己不该反驳你，我真的特别特别在乎你。你要是讨厌听我说话，我就不说了.....我只是觉得你这次变得不一样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了吗？」

我没理她。

涂灵莹见我老是不讲话，她尝试着寻找话题：「话说上次那条会开门的狗呢？」

我指了指骨灰盒，她又闭嘴了。

最后，她深深地叹了口气：「你对那些人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可以做一个秘密的独家专访，我不愿意看人们侮辱你，你可以解释的.....」

我伸了个懒腰，轻声说：「不必了，在这世上，在这七十五亿人里，早已没人值得我去解释了.....我真正在意的那个人，再也听不见我的话了。」

她低下了头，小声说：「你的眼里只有她。」

电视屏幕里，新闻主播忽然说：「我们这次呢，不止是采访赵先生，还有一位吴女士也主动联系了节目组，她也有心里话想对我们说.....现在把镜头交给小王。」

电视屏幕里，出现了一张熟悉的脸。

是那个孕妇.....是范正豪的妻子。

她坐在椅子上擦着眼泪：「我老公肯定也是猎罪人杀的.....他失踪好久了，我早就报了警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他。猎罪人就是个败类！他害死了我老公！警局里工作的朋友和我讲了，说我老公很可能是被他害了！」

我没忍住笑了。

是该找一趟她了。

本文由 [Circle 阅读模式](#) 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